紅樓夢/第072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七十二回　王熙鳳恃強羞說病　來旺婦倚勢霸成親

且說鴛鴦出了角門，臉上猶紅，心內突突的，真是意外之事。因想這事非常，若說出來，奸盜相連，關系人命，還保不住帶累了旁人。橫豎與自己無干，且藏在心內，不說與一人知道。回房复了賈母的命，大家安息。從此凡晚間便不大往園中來。因思園中尚有這樣奇事，何況別處，因此連別處也不大輕走動了。

原來那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在一處頑笑起住時，小兒戲言，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。近年大了，彼此又出落的品貌風流，常時司棋回家時，二人眉來眼去，舊情不忘，只不能入手。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，二人便設法彼此里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，今日趁亂方初次入港。雖未成雙，卻也海誓山盟，私傳表記，已有無限風情了。忽被鴛鴦驚散，那小廝早穿花度柳，從角門出去了。司棋一夜不曾睡著，又後悔不來。至次日見了鴛鴦，自是臉上一紅一白，百般過不去。心內怀著鬼胎，茶飯無心，起坐恍惚。挨了兩日，竟不聽見有動靜，方略放下了心。這日晚間，忽有個婆子來悄告訴他道：“你兄弟竟逃走了，三四天沒歸家。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。”司棋聽了，氣個倒仰，因思道：“縱是鬧了出來，也該死在一處。他自為是男人，先就走了，可見是個沒情意的。”因此又添了一層氣。次日便覺心內不快，百般支持不住，一頭睡倒，懨懨的成了大病。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廝，園內司棋又病重，要往外挪，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，”生怕我說出來，方嚇到這樣。”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，指著來望候司棋，支出人去，反自己立身發誓，與司棋說：“我告訴一個人，立刻現死現報！你只管放心養病，別白糟踏了小命兒。”司棋一把拉住，哭道：“我的姐姐，咱們從小兒耳鬢廝磨，你不曾拿我當外人待，我也不敢待慢了你。如今我雖一著走錯，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，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。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，我的病好之後，把你立個長生牌位，我天天焚香禮拜，保佑你一生福壽雙全。我若死了時，變驢變狗報答你。再俗語說，‘千里搭長棚，沒有不散的筵席。’再過三二年，咱們都是要離這里的。俗語又說，‘浮

萍尚有相逢日，人豈全無見面時。’倘或日後咱們遇見了，那時我又怎麼報你的德行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哭。這一席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，也哭起來了。因點頭道：“正是這話。我又不是管事的人，何苦我坏你的聲名，我白去獻勤。況且這事我自己也不便開口向人說。你只放心。從此養好了，可要安分守己，再不許胡行亂作了。”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絕。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，方出來。因知賈璉不在家中，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，不似往日一樣，因順路也來望候。因進入鳳姐院門，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，便立身待他進去。鴛鴦剛至堂屋中，只見平兒從里間出來，見了他來，忙上來悄聲笑道：“才吃了一口飯歇了午睡，你且這屋里略坐坐。”鴛鴦聽了，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里來。小丫頭倒了茶來。鴛鴦因悄問：“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？我看他懶懶的。”平兒見問，因房內無人，便歎道：“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，這有一月之前便是這樣。又兼這幾日忙亂了幾天，又受了些閒氣，從新又勾起來。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，所以支持不住，便露出馬腳來了。”鴛鴦忙道：“既這樣，怎麼不早請大夫來治？”平兒歎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的。別說請大夫來吃藥。我看不過，白問了一聲身上覺怎麼樣，他就動了氣，反說我咒他病了。饒這樣，天天還是察三訪四，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養身子。”鴛鴦道：“雖然如此，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病，也都好放心。”平兒道：“我的姐姐，說起病來，据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。”鴛鴦忙道：“是什麼病呢？”平兒見問，又往前湊了一湊，向耳邊說道：“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，這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。這可是大病不是？”鴛鴦聽了，忙答道：“噯喲！依你這話，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。”平兒忙啐了一口，又悄笑道：“你女孩兒家，這是怎麼說的，倒會咒人呢。”鴛鴦見說，不禁紅了臉，又悄笑道：“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，你倒忘了不成，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。我也不知是什麼病，因無心聽見媽和親家媽說，我還納悶，後來也是聽見媽細說原故，才明白了一二分。”平兒笑道：“你該知道的，我竟也忘了。”

二人正說著，只見小丫頭進來向平兒道：“方才朱大娘又來了。我們回了他奶奶才歇午覺，他往太太上頭去了。”平兒聽了點頭。鴛鴦問：“那一個朱大娘？”平兒道：“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。因有什麼孫大人家來和咱們求親，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個帖子來賴死賴活。”一語未了，小丫頭跑來說：“二爺進來了。”說話之間，賈璉已走至堂屋門，口內喚平兒。平兒答應著才迎出去，賈璉已找至這間房內來。至門前，忽見鴛鴦坐在炕上，便煞住腳，笑道：“鴛鴦姐姐，今兒貴腳踏賤地。”鴛鴦只坐著，笑道：“來請爺奶奶的安，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，睡覺的睡覺。”賈璉笑道：“姐姐一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，我還沒看你去，那里還敢勞動來看我們。正是巧的很，我才要找姐姐去。因為穿著這袍子熱，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姐，不想天可怜，省我走這一趟，姐姐

先在這里等我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在椅上坐下。鴛鴦因問：“又有什麼說的？”賈璉未語先笑道：“因有一件事，我竟忘了，只怕姐姐還記得。上年老太太生日，曾有一個外路和尚來孝敬一個臙油凍的佛手，因老太太愛，就即刻拿過來擺著了。因前日老太太生日，我看古董帳上還有這一筆，卻不知此時這件東西著落何方。古董房里的人也回過我兩次，等我問准了好注上一筆。所以我問姐姐，如今還是老太太擺著呢，還是交到誰手里去了呢？”鴛鴦聽說，便道：“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，就給了你們奶奶。你這會子又問我來。我連日子還記得，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的。你忘了，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。”平兒正拿衣服，聽見如此說，忙出來回說：“交過來了，現在樓上放著呢。奶奶已經打發過人出去說過給了這屋里，他們發昏，沒記上，又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。”賈璉聽說，笑道：“既然給了你奶奶，我怎麼不知道，你們就昧下了。”平兒道：“奶奶告訴二爺，二爺還要送人，奶奶不肯，好容易留下的。這會子自己忘了，倒說我們昧下。那是什麼好東西，什麼沒有的物兒。比那強十倍的東西也沒昧下一遭，這會子愛上那不值錢的！”賈璉垂頭含笑想了一想，拍手道：“我如今竟糊涂了！丟三忘四，惹人抱怨，竟大不象先了。”鴛鴦笑道：“也怨不得。事情又多，口舌又雜，你再喝上兩杯酒，那里清楚的許多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就起身要去。賈璉忙也立身說道：“好姐姐，再坐一坐，兄弟還有事相求。”說著便罵小丫頭：“怎麼不沏好茶來！快拿乾淨蓋碗，把昨兒進上的新茶沏一碗來。”說著向鴛鴦道：“這兩日因老太太的千秋，所有的幾千兩銀子都使了。幾處房租地稅通在九月才得，這會子竟接不上。明兒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禮，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禮，還有幾家紅白大禮，至少還得三二千兩銀子用，一時難去支借。俗語說，‘求人不如求己’。說不得，姐姐擔個不是，暫且把老太太查不著的金銀家伙偷著運出一箱子來，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。不上半年的光景，銀子來了，我就贖了交還，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。”鴛鴦聽了，笑道：“你倒會變法兒，虧你怎麼想來。”賈璉笑道：“不是我扯謊，若論除了姐姐，也還有人手里管的起千數兩銀子的，只是他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。我若和他們一說，反嚇住了他們。所以我‘宁撞金鐘一下，不打破鼓三千’。”一語未了，忽有賈母那邊的小丫頭子忙忙走來找鴛鴦，說：“老太太找姐姐半日，我們那里沒找到，卻在這里。”鴛鴦聽說，忙的且去見賈母。賈璉見他去了，只得回來瞧鳳姐。誰知鳳姐已醒了，聽他和鴛鴦借當，自己不便答話，只躺在榻上。聽見鴛鴦去了，賈璉進來，鳳姐因問道：“他可應准了？”賈璉笑道：“雖然未應准，卻有幾分成手，須得你晚上再和他一說，就十成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我不管這事。倘或說准了，這會子說得好聽，到有了錢的時節，你就丟在脖子後頭，誰去和你打饑荒去。倘或老太太知道了，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。”賈璉笑道：“好人，你若說定了，我謝你如何？”鳳姐笑道：“你說，謝我什麼？”賈璉笑道：“你說要什麼就給你什麼。”平兒一旁笑道：“奶奶倒不要謝的。昨兒正說，要作一件什麼事，恰少

一二百銀子使，不如借了來，奶奶拿一二百銀子，豈不兩全其美。”鳳姐笑道：“幸虧提起我來，就是這樣也罷。”賈璉笑道”你們太也狠了。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，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，只怕也難不倒。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。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，還要個利錢，真真了不得。”鳳姐聽了，翻身起來說：“我有三千五萬，不是賺的你的。如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背著我嚼說我的不少，就差你來說了，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。我們王家可那里來的錢，都是你們賈家賺的。別叫我惡心了。你們看著你家什麼石崇鄧通。把我王家的地縫子掃一掃，就夠你們過一輩子呢。說出來的話也不怕臊！現有對證：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細看看，比一比你們的，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。”賈璉笑道：“說句頑話就急了。這有什麼這樣的，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，多的沒有，這還有，先拿進來，你使了再說，如何？”鳳姐道：“我又不等著銜口墊背，忙了什麼。”賈璉道：“何苦來，不犯著這樣肝火盛。”鳳姐聽了，又自笑起來，”不是我著急，你說的話戳人的心。我因為我想著後日是尤二姐的周年，我們好了一場，雖不能別的，到底給他上個墳燒張紙，也是姊妹一場。他雖沒留下個男女，也要‘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’才是。”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，低頭打算了半晌，方道：“難為你想的周全，我竟忘了。既是後日才用，若明日得了這個，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。”

一語未了，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。鳳姐便問：“可成了沒有？”旺兒媳婦道：“竟不中用。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。”賈璉便問：“又是什麼事？”鳳姐兒見問，便說道：“不是什麼大事。旺兒有個小子，今年十七歲了，還沒得女人，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，不知太太心里怎麼樣，就沒有計較得。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，二則又多病多災的，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，給他老子娘隨便自己揀女婿去罷。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。我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的，一說去自然成的，誰知他這會子來了，說不中用。”賈璉道：“這是什麼大事，比彩霞好的多著呢。”旺兒家的陪笑道：“爺雖如此說，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，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。好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，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，替作成了。奶奶又說他必肯的，我就煩了人走過去試一試，誰知白討了沒趣。若論那孩子倒好，据我素日私意兒試他，他心里沒有甚說的，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。”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，鳳姐因見賈璉在此，且不作一聲，只看賈璉的光景。賈璉心中有事，那里把這點子事放在心里。待要不管，只是看著他是鳳姐兒的陪房，且又素日出過力的，臉上實在過不去，因說道：“什麼大事，只管咕咕唧唧的。你放心且去，我明兒作媒打發兩個有体面的人，一面說，一面帶著定禮去，就說我的主意。他十分不依，叫他來見我。”旺兒家的看著鳳姐，鳳姐便扭嘴兒。旺兒家的會意，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。賈璉忙道：“你只給你姑娘磕頭。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個人叫他女人上來，和他好說更好些。雖然他們必依，然這事也不可霸道了。”鳳

姐忙道：“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，我倒反袖手旁觀不成。旺兒家你聽見，說了這事，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。說給你男人，外頭所有的帳，一概赶今年年底下收了進來，少一個錢我也不依的。我的名聲不好，再放一年，都要生吃了我呢。”旺兒媳婦笑道：“奶奶也太膽小了。誰敢議論奶奶，若收了時，公道說，我們倒還省些事，不大得罪人。”鳳姐冷笑道：“我也是一場痴心白使了。我真個的還等錢作什麼，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，進的少。這屋里有的沒的，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，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，通共一二十兩銀子，還不夠三五天的使用呢。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，早不知道到什麼破窯里去了。如今倒落了一個放帳破落戶的名兒。既這樣，我就收了回來。我比誰不會花錢，咱們以後就坐著花，到多早晚是多早晚。這不是樣兒：前兒老太太生日，太太急了兩個月，想不出法兒來，還是我提了一句，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家伙四五箱子，拿去弄了三百銀子，才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。我是你們知道的，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。沒有半個月，大事小事倒有十來件，白填在里頭。今兒外頭也短住了，不知是誰的主意，搜尋上老太太了。明兒再過一年，各人搜尋到頭面衣服，可就好了！”旺兒媳婦笑道：“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夠過一輩子的，只是不肯罷了。”鳳姐道：“不是我說沒了能奈的話，要象這樣，我竟不能了。昨晚上忽然作了一個夢，說來也可笑，夢見一個人，雖然面善，卻又不知名姓，找我。問他作什麼，他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匹錦。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，他說的又不是咱們家的娘娘。我就不肯給他，他就上來奪。正奪著，就醒了。”旺兒家的笑道：“這是奶奶的日間操心，常應候宮里的事。”

一語未了，人回：“夏太府打發了一個小內監來說話。”賈璉聽了，忙皺眉道：“又是什麼話，一年他們也搬夠了。”鳳姐道：“你藏起來，等我見他，若是小事罷了，若是大事，我自有話回他。”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。這里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，讓他椅子上坐了吃茶，因問何事。那小太監便說：“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，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，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里，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，過一兩日就送過來。”鳳姐兒聽了，笑道：“什麼是送過來，有的是銀子，只管先兌了去。改日等我們短了，再借去也是一樣。”小太監道：“夏爺爺還說了，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，等今年年底下，自然一齊都送過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你夏爺爺好小氣，這也值得提在心上。我說一句話，不怕他多心，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，不知還了多少了。只怕沒有，若有，只管拿去。”因叫旺兒媳婦來，“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兩來。”旺兒媳婦會意，因笑道：“我才因別處支不動，才來和奶奶支的。”鳳姐道：“你們只會里頭來要錢，叫你們外頭算去就不能了。”說著叫平兒，“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，暫且押四百兩銀子。”平兒答應了，去半日，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，里面兩個錦袱包著。打開時，

一個金累絲攢珠的，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，一個點翠嵌寶石的。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。一時拿去，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。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起一半，那一半命人與了旺兒媳婦，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。那小太監便告辭了，鳳姐命人替他拿著銀子，送出大門去了。這里賈璉出來笑道：“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！”鳳姐笑道：“剛說著，就來了一股子。”賈璉道：“昨兒周太監來，張口一千兩。我略應慢了些，他就不自在。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。這會子再發個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面，更衣往賈母處去伺候晚飯。

這里賈璉出來，剛至外書房，忽見林之孝走來。賈璉因問何事。林之孝說道：“方才聽得雨村降了，卻不知因何事，只怕未必真。”賈璉道：“真不真，他那官兒也未必保得長。將來有事，只怕未必不連累咱們，宁可疏遠著他好。”林之孝道：“何嘗不是，只是一時難以疏遠。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，老爺又喜歡他，時常來往，那個不知。”賈璉道：“橫豎不和他謀事，也不相干。你去再打聽真了，是為什麼。”林之孝答應了，卻不動身，坐在下面椅子上，且說些閒話。因又說起家道艱難，便趁勢又說：“人口太重了。不如揀個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，把這些出過力的老家人用不著的，開恩放幾家出去。一則他們各有營運，二則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糧月錢。再者里頭的姑娘也太多。俗語說，‘一時比不得一時’，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，少不得大家委屈些，該使八個的使六個，該使四個的便使兩個。若各房算起來，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。況且里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太大了，也該配人的配人。成了房，豈不又孳生出人來。”賈璉道：“我也這樣想著，只是老爺才回家來，多少大事未回，那里議到這個上頭。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親，太太還說老爺才來家，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，忽然就提起這事，恐老爺又傷心，所以且不叫提這事。”林之孝道：“這也是正理，太太想的周到。”賈璉道：“正是，提起這話我想起了一件事來。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房里的彩霞。他昨兒求我，我想什麼大事，不管誰去說一聲去。這會子有誰閒著，我打發個人去說一聲，就說我的話。”林之孝聽了，只得應著，半晌笑道：“依我說，二爺竟別管這件事。旺兒的那小兒子雖然年輕，在外頭吃酒賭錢，無所不至。雖說都是奴才們，到底是一輩子的事。彩霞那孩子這幾年我雖沒見，聽得越發出挑的好了，何苦來白糟踏一個人。”賈璉道：“他小兒子原會吃酒，不成人？”林之孝冷笑道：“豈只吃酒賭錢，在外頭無所不為。我們看他是奶奶的人，也只見一半不見一半罷了。”賈璉道：“我竟不知道這些事。既這樣，那里還給他老婆，且給他一頓棍，鎖起來，再問他老子娘，”林之孝笑道：“何必在這一時。那是錯也等他再生事，我們自然回爺處治。如今且恕他。”賈璉不語，一時林之孝出去。

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。那彩霞之母滿心縱不願意，見鳳姐親自和他說，何等体面，便心不由意的滿口應了出去。今鳳姐問賈璉可說了沒有，賈璉因說：“我原要說的，打聽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，故還不曾說。若果然不成人，且管教他兩日，再給他老婆不遲。”鳳姐聽說，便說：“你聽見誰說他不成人？”賈璉道：“不過是家里的人，還有誰。”鳳姐笑道：“我們王家的人，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，何況奴才呢。我才已竟和他母親說了，他娘已經歡天喜地應了，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？”賈璉道：“既你說了，又何必退，明兒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。”這里說話不提。

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，等父母擇人，心中雖是與賈環有舊，尚未作准。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，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，而且容顏丑陋，一技不知，自此心中越發懊惱。生恐旺兒仗鳳姐之勢，一時作成，終身為患，不免心中急躁。遂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，問了端的。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契合，巴不得與了賈環，方有個膀臂，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。每唆賈環去討，一則賈環羞口難開，二則賈環也不大甚在意，不過是個丫頭，他去了，將來自然還有，遂遷延住不說，意思便丟開。無奈趙姨娘又不舍，又見他妹子來問，是晚得空，便先求了賈政。賈政因說道：“且忙什麼，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。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丫頭，一個與寶玉，一個給環兒。只是年紀還小，又怕他們誤了書，所以再等一二年。”趙姨娘道：“寶玉已有了二年了，老爺還不知道？”賈政聽了忙問道：“誰給的？”趙姨娘方欲說話，只聽外面一聲響，不知何物，大家吃了一驚不小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